

靖獻遺言訓蒙疏義
元

口 9
3279
1

官訓

信
和
2194
1-4

青大遺言訓蒙疏義

信濃上田

加藤勤王成甫著

口9
號 3279
卷 1

我上田有加藤勤字士茂
者先嘗家居教授有初學
之士來而問業則必授靖
獻遺言反覆讀之不至能
背誦不措也其言曰使童
蒙讀以激發其忠義之心

未有如斯書之善者也但
其字義訓詁之間初學之不
易通曉者亦為不寡則恐
讀者生苦難之心沮精進
之氣而鼓舞獎誘之方有
扞格而不入者矣復何以

望其能激發夫忠義之心
哉是其關於綱常非細
故而世有以字義訓詁為
支離瑣屑不足留意者亦
過矣於是著訓蒙疏義
四卷以授其徒己己之書元

知藩事恭齋君見而善之
乃請於官將上梓以公之
於世使重遠勾當其事爾
來逾年剗剗告成因直書
士戔之言以為序

明治四年辛未季冬

上田恒川重遠撰



新田純書



靖獻遺言目錄

離騷懷沙賦

屈平

出師表

諸葛亮

讀史述夷齊章

陶潛

移蔡帖

顏真卿

衣帶中贊

文天祥

初到建寧賦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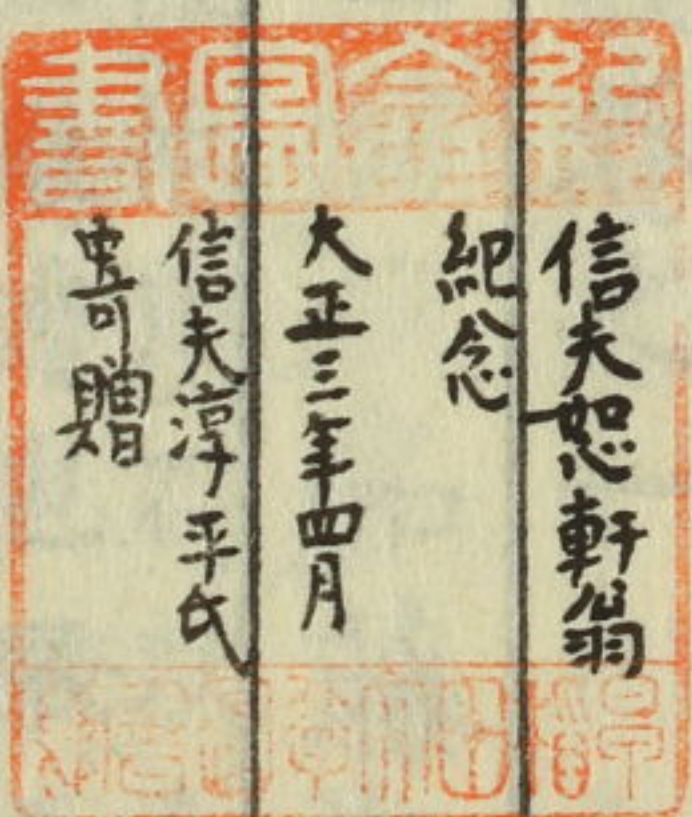
謝枋得

燕歌行

劉因

絕命辭

方孝孺



右共八卷

古本部

燕水行

隱因

亦怪事寧知結

懋林部

亦帶中寶

文天祥

詩集

顏真卿

蘇文王奏章

國部

出福表

詰謗部

蘇軾對北朝

風平

散燭言目

靖獻遺言訓蒙疏義卷之一

信濃上田

加藤勤士成甫著

離騷懷沙賦

言懷抱沙石以自沈也疏義應

懷沙俱是楚辭篇名而此所舉乃懷沙之

亂詞也故楚辭篇名而此所舉乃懷沙之

其題曰楚辭懷沙賦而今易之以離騷二

字者何也近者讀網齋先生自著講義曰

其特以懷沙二字為遺言者以其臨絕之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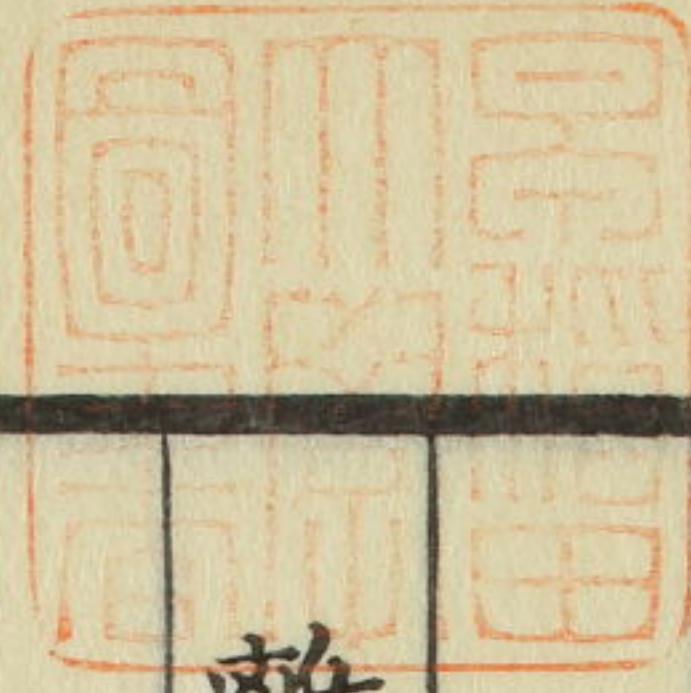
見於懷沙二字也是可見屈原之本意耳

此指之離騷且以離騷冠之者屈原之為屈原從

二字發焉故舉以為全篇之主意懷沙特

其究竟也然則此離騷字是先生推本懷

沙之所由來而命之耳非舊所有篇名之



子之說不曰作懷沙乃曰作離騷自投江而死者以懷沙本離騷故也可見先生之說有所淵源矣

楚屈平

平字原與楚同姓

疏義平楚武王子瑕之後世食於屈因氏焉

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

疏義閭門也三閭之職

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平序其譜屬

疏義世系

也率其賢良

疏義王族中之賢良蓋指昭睢輩

以厲國士

入則與懷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

察群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懷王甚珍之

同列上官大夫

疏義史記正義曰王逸云上官靳尚妬害

疏義

害嫉也其能因譖毀之懷王疏平平被讒

憂心煩亂不知所想乃作離騷上述唐虞

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

疏義羿有窮之台善射滅夏后

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澆

吉勇反論語作寡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

舟後為夏后

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

還已也是時秦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

交楚大困

疏義案史周赧王二年秦欲伐

張儀詳與齊通去秦厚幣委質如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

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後儀復來楚，又厚幣用事，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復釋去張儀。

案史：周赧王四年，秦惠王使告楚懷王，請以武關之外，易黔中地。楚王曰：「不願。」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儀請行，秦王曰：「楚將甘心於子，奈何？」儀曰：「秦強，楚弱，楚必不取臣。且臣善其嬖臣靳尚，尚得事幸姬鄭袖，袖言王無不聽者。」遂往楚，王囚將殺之。儀教尚

謂袖曰：「秦王甚愛張儀，將以六縣及美女贖之。」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於是袖日夜泣於王，曰：「臣各為其主耳，今殺張儀，秦必大怒，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母為秦所魚肉也。王時平既疏，不復在位，使乃赦儀而厚禮之。

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儀？」懷王追儀不及。秦又誘懷王與俱會武關，平又諫懷王勿行，不聽而往，遂為所脅，與之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

疏義：案史，周赧王十八年，秦伐楚，取八城。秦王乃遣楚王書，願與會武關，面約結盟而去。楚王欲往，恐見欺，不往。恐秦怒，昭睢屈平曰：「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也，有并諸侯之心，不可信也。王稚子子蘭勸

王行王入秦秦王令一將軍詐為王伏兵武關劫至咸陽遂留之而子襄

王立疏義據史記襄復用讒言遷平於江

南疏義案史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

友也子蘭聞平亦嫉之大怒卒使上官平

大夫短之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平

復作九歌天問九章懷沙則遠遊卜居漁

父等篇冀伸已志以悟君心而終不見省

不忍見其宗國將遂危亡遂赴汨羅之淵

懷石自沈而死傳曰夫天者人之始也父

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

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

也疏義尚書大禹謨曰帝初于歷山往于

所本也史記正義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

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其志潔

故其稱物芳疏義離騷中載香草不暇枚

舉如所謂扈江離與辟

為佩即其一也故曰稱物芳其行廉故

死而不容疏義容包函也蟬蛻於濁穢之

中疏義淮南子曰蟬無口而鳴飲而不食

獲世之滋垢

疏義不受也滋液也

皦然

疏義徐廣曰陳

靜之泥而不滓

疏義史記索隱曰泥音涅滓音淄

推此志

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朱子曰原之為人

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為法然

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為書其辭

旨雖或流於跌宕

疏義跌宕與佚通宕與蕩通漢班超曰宜蕩佚簡

易通鑒註云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為

訓然皆生於繾綣

疏義厚意又惻怛不能

自己之至意雖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

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

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

臣屏子怨妻去婦杖淚謳吟於下而所天

者車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

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

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

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

浩浩沅湘分流汨兮

疏義浩浩水盛貌沅湘二水名汨羅為二水分流汨

為筆反史記脩路幽蔽道遠忽兮

疏義林雲銘曰所遷又在

汨羅之南長途幽深蔽闇今進路北次忽然到此曾傷爰哀永歎喟兮

疏義林雲銘曰曾以傷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

可謂兮疏義小雅隰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朱

傳曰謂猶告也林雲銘曰舉世昏亂無

一知我而人心與世推移我雖有詞賦無可告

語案曾傷至此四句互依文體明辨古文析義

等諸本所載移在余何畏懼兮懷質抱情獨無

之下則前後文意尤相貫通

匹兮疏義林雲銘曰伯樂既沒驥焉程兮疏義

忠於世無雙

云伯樂星名主典天馬孫陽善馭故為名

王逸曰程量也徐師曾曰較量才力也民生

稟命各有所錯兮疏義王逸曰錯安也定心廣志余何畏

懼兮疏義林雲銘曰廣知死不可讓疏義讓

寬也定分何故懼

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為類兮疏義林雲銘

告天下後世有君子知此者即是吾

之同類所謂願志之有像者此也

漁父辭疏義朱子曰漁父蓋亦當時隱曰

漁父辭遁之士或曰亦原之設詞耳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疏義林雲

離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

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

世皆濁疏義林雲銘曰我獨清眾人皆醉

醉指無知識言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

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疏義林

凝滯窒礙也與世推移言世人皆濁何不

屈伸變化與時偕行也疏義林雲銘曰渥與汨

渥其泥而揚其波同古沒反沒也泥在水

底波在水面言浮沈於清衆人皆醉何不鋪

其糟而歆其醴疏義林雲銘曰糟酒滓醴

自失其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屈原曰

爲醒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

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疏義呂

彈振去其塵也史記索隱曰汶汶音門門

猶昏暗不明也同標註曰老子異俗篇云

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汶汶即悶悶也一說

文體明辨徐師曾註云汶汶沾辱也林雲

銘曰沐浴之後則身潔淨不可再受衣冠

中之垢汚故必彈而振之也下二句解上

句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

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疏義林雲銘

此皓皓之德者幾經濯磨亦猶沐浴方新

不能再蒙塵埃以喪其清醒之體生死不

足計也漁父莞爾而笑鼓枻疏義名物六帖

彙舩船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

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疏義滄浪

水名見禹貢酈道元曰武當縣北四十里

漢水中有洲曰滄浪洲水曰滄浪水是也

林雲銘曰四句指點出遂去不復與言疏

義

林雲銘曰各成其是

朱子又叙反離騷曰反離騷者漢給事黃

門郎句新莽諸吏中散大夫楊雄之所作

也雄少好詞賦慕司馬相如所作以為式

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

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為

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則龍蛇疏義繫辭傳曰龍蛇

之蟄也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廼作書

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崑山投諸江流

以弔原云始雄好學博覽恬於勢利仕漢

三世不徙官然王莽為安漢公時雄作法

言已稱其美比於伊尹周公及莽篡漢竊

帝號雄遂臣之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又

放相如封禪文獻劇秦美新疏義通鑑學要云劇甚也

秦為無道之甚而以媚莽意得校書天祿

美新莽之德也閣上會劉尋案漢書尋當作茶等以作符命疏義識緯

也為莽所誅辭連及雄使者來欲收之疏義

也收雄恐懼從閣上自投下幾死先是雄

作解嘲疏義解辨解也嘲言相調也揚雄

曰解嘲有爰清爰靜遊神之廷惟寂惟寞

守德之宅疏義四句名狀之語至是京師

為之語曰爰清靜作符命唯寂寞自投閣

雄因病免既復召為大夫竟死莽朝其出

處太致本末如此豈其所謂龍蛇者耶然

則雄固為屈原之罪人而此文乃離騷之

讒賊矣他尚何說哉

司馬光曰王莽慕龔勝之名沐以尊爵厚

祿劫以淫威重勢而必致之勝不勝逼迫

絕食而死漢龔勝以名節直著會哀帝

及莽既篡國遣使者即拜勝為講學祭酒

勝稱疾不應後莽復遣使者迎勝使者與

郡太守官屬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

使者欲令勝起迎勝稱病篤使者入謂勝

曰聖朝待君為政勝對曰命在朝夕上道

必死無益萬分使者至以印綬就加勝身

勝輒推不受使者為勝子及門人等言朝

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

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為子孫遺大業門人

等白使者語勝曰吾受漢家厚恩亡以報

漢高祖紀楚使者在九江舍傳舍註胡三省曰傳舍客舍也前客舍之而去後客復來舍之傳相受班固以薰膏之語譏焉漢書也故謂之傳舍龔勝傳末云有老父來平哭甚哀既而曰嗟虜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年非吾徒也遂未聞有爲辨之者也可趨而出莫知其誰

不大哀歟昔紂爲不道毒痛四海武王不忍天下困窮而征之而伯夷叔齊深非之義不食周粟而餓死仲尼猶稱之曰仁以爲不殞其節而已況於王莽憑漢累世之恩因其繼嗣衰絕飾詐僞而盜之又欲誣洿清士以其臭腐之爵祿甘言諛禮期於必致不可以智免不可以義讓則志行之士舍死何以全其道哉或者謂其不能黜芳棄明保其天年然則虎豹之鞞何以異於犬羊之鞞庸人之行孰不如此又責其不詭辭曲對若薛方然漢末清名之士齊有薛方及莽篡國以安車迎方方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疏義安車細鑑補漢武紀安車駟馬以迎申公註云以蒲羃車輪取其安也巢由巢父許由古二逸士之名也箕山之節高士傳曰

許由聞堯致天下而讓焉乃遁於箕山之下然則將未免於諂

豈曰能賢故勝遭遇無道及此窮矣失節

之徒指班固也漢竇憲以外戚專權後遂謀逆和帝誅之固以爲憲客亦死獄

中排毀忠正以遂已非不察者又從而和

之太史公稱伯夷叔齊不有孔子則西山

之餓夫誰識知之信矣哉

朱子曰今世人多道東漢名節無補於事

某謂三代而下惟東漢人才太義根於其

心不顧利害生死不變其節自是可保未

說公卿大臣且如當時郡守懲治官官之

親黨雖前者既爲所治而來者復蹈其迹

誅極竄戮項背相望略無所創今士大夫

顧惜畏懼何望其如此平居暇日琢磨淬

厲疏義琢磨攻玉石也淬與焠通堅刀又厲也厲與礪同所以磨又之石也皆借以喻勉勵緩急之際尚不免於退縮况游談

其志節

聚議習爲軟熟卒然有警何以得其伏節

死義乎大抵不顧義理只計較利害皆奴

婢之態殊可鄙厭

又曰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

順帝崩太子幼

梁太后臨朝太后兄大將軍梁冀用事跋扈時有日食地震之變淑對策譏刺貴倖

為冀所忌遂弃官歸疏義跋扈通鑑肇要後漢質帝紀云帝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

跋扈將軍也註云跋扈猶言強梁扈竹籬也水未至先作竹籬候魚之入水退小魚

獨留大者跳跋籬而其子爽已濡跡於董

卓專命之朝范曄曰及董卓當朝爽及鄭玄申屠蟠俱以處士召蟠玄

竟不屈以全其高爽已黃髮矣獨至焉未十旬而取卿相意者疑其乖趨舍余竊商

其情以為濡跡以匡時乎不然則何為違真吉而履虎尾焉及其孫或

則遂為唐衡之壻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為

非矣或爽兄緄之子也緄畏憚宦官乃為或娶中常侍唐衡女後為曹操謀主

而死中常侍宦者官名朱子又於答尤延之及潘叔昌書詳斷或失身之本末矣

蓋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圖

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疏義詩經

抑篇無淪胥以也朱傳曰淪陷胥相也言相率而溺也而至此耳想

其當時父兄師友之間亦自有一種議論

文飾蓋覆使驟而聽之者不覺其為非而

真以為是必有深謀奇計可以治國救民

於萬分有一之中也邪說橫流所以甚於

洪水猛獸之害孟子豈欺予哉

黃幹曰陳太丘

疏義名寔字仲弓嘗為太丘長漢末之高士送

張讓

宦者名

父之喪人以為善類賴以全活

者甚衆前輩亦以為太丘道廣嘗竊疑之

如此則枉尺直尋而可為歟士君子行已

立身自有法度有義有命豈宜以為法天

地如此其廣古今如此其遠人物如此其

衆便使東漢善類盡為宦官所殺世亦曷

嘗無善類哉若使是真丈夫又豈畏宦官

之禍而藉太丘如此之屈辱以全其身哉

吾人於此等處直須見得分明不然未有

不墮坑落塹者也

疏義喻陷溺利害之私坑坎也塹遠城水也

右因類附錄于後後皆倣此

靖獻遺言訓蒙疏義卷之一終

靖獻遺言訓蒙疏義卷之二

信濃上田加藤勤士成甫著

出師表

疏義徐師曾曰案字書表者標也明也標著事緒使之明白以告乎上也

漢丞相武鄉侯諸葛亮

亮字孔明瑯琊人寓居襄陽隆中躬畊隴畝時漢室衰亂四海分裂姦賊相爭涿郡劉備者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也自以王室之胄由微賤起兵以圖興復是為昭烈

皇帝後即位崩之謚在荊州未得志訪士於襄陽

司馬徽徵以亮答徐庶亦謂昭烈曰諸葛

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昭烈曰君

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

軍宜枉駕顧之昭烈由是詣亮凡三往乃

見昭烈因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疏義命國命也

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計將安

出亮為畫策而曰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

著於四海百姓孰敢不箝食壺漿以迎將

軍者乎誠如是則漢室可興矣疏義此數句撮隆中

對之末段而為文也恐其少過於節之而

武侯之所以策之先主之所以善之皆不

可得而考讀者病焉故載錄其全文如左

其言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

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

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

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

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

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

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

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

而其主劉琦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

在北張璋立曾以劉焉賢義其司馬護遂中之
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
君將軍既帝室之曹信義著於四海總攬
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
和諸戎南撫彝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
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
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
誰敢不單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
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昭烈善之亮自是
矣事在建安十二年

從昭烈履險竭力以相之約吳破曹遂定

荆蜀

疏義案史建安十三年曹操既定荆

遣周瑜魯肅等與劉備迎擊於赤壁大破

之操引兵北還十二月劉備表劉琦為荆

州刺史引兵狗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

皆降之既而琦卒十四年冬十二月孫權

表劉備領荊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周瑜所

給地少不足以容其衆乃自詣京見孫權

求都督荊州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備十六

年益州別駕張松勸劉璋結劉備以討張

魯乃遣法正迎備至荊州陰說備取益州

備初疑未決終納麗紆之言留諸葛亮關

羽等守荊州自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璋

往會之增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備未即

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十七年冬十二

月進據培城十九年諸葛亮留關羽守荆

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泝流克巴東拔巴郡

又分遣雲從外水定江陽犍為飛定巴西

德陽馬超知張魯不足為計亦來請降備

乃圍成都璋出降備遷璋於公以為興復

安盡歸其財物自領益州牧

之基矣既而曹丕廢獻帝疏義為篡位僭

山陽公

號是為魏蜀中傳言帝已遇害於是

昭烈發喪制服疏義制疏義遂自漢中王即皇

帝位改元疏義以亮為丞相委國事繼

昭烈討吳還于永安病篤乃命亮輔太子

禪謂亮曰君必能終定大事嗣子可輔輔

之如其不可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

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昭烈

又詔勅禪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

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與丞相從

事事之如父遂崩亮既受遺詔奉喪還成

都禪即位是稱後帝時年十七封亮為武

鄉侯政事咸取決焉亮乃約官職修法制

發教郡下疏義劉勰曰教者效也言出而

徐師曾曰秦法王侯稱教而漢時大臣亦

得用之若京兆尹王尊出教告屬縣是也

以求直言其教曰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

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

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友來相

則盡偉度數有諫正雖資性鄙暗不能悉
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
疑於直言也州平崔烈之子偉度亮主簿
胡濟也疏義難相違覆難去聲畏憚也勤
渠案渠亦勤也東涯伊藤氏曰勤渠字始
見于三國諸葛亮之教曰幼宰之勤渠諸
葛恪之牋曰詔策勤渠是也皆載於通鑑
而古今無註之者案詩經權輿篇夏屋渠
渠毛傳云渠渠猶勤勤也勤渠以必攘除
二字連用蓋本於此此說得之

姦凶興復漢室爲已任既討雍闓等定南

中疏義案史益州雍闓殺太守使郡人孟

獲扇誘諸夷牂牁越雋等四郡皆叛而

應之建興三年丞相亮率衆討建興五年

率諸軍出屯漢中以圖中原臨發上表云

臣亮言先帝創業疏義孟子曰君子未半而中

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

之秋也疏義綱鑑補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

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

於陛下也疏義綱鑑補秦紀始皇三十四年僕

海稱陛下始此蔡邕獨斷曰陛下者陛下階也所

由外堂天子必有近臣執兵陳于陛下側以戒不

虞謂之陛下者群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天誠

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誠

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

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疏義菲微薄也林雲銘

之說致失義理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

疏義林雲銘曰宮中禁中也府中大將軍幕府也總是朝廷手足莊公四年公羊傳曰國君以

國為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

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

理疏義林雲銘曰平明猶公明即上文不異同也不宜偏私使內外異

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

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

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

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

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

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

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

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

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

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疏義陳震時為侍中尚書長史

參軍疏義林雲銘曰案通鑑孔明出師使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統留府事則長史參軍當

作二人坊本註以為長史參軍蔣琬者誤矣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

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

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疏義案史建安十三年曹操擊劉表會表

卒琮降而不以告備久乃覺則操已在宛矣備樊驚呼部曲共議或勸備攻琮荆州可得備曰

劉荆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不為也將其衆去過襄陽州人多歸備比到當陽衆十

餘萬人輜重輒棄之曰輜重輒棄之曰宜速行保江陵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曹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劉備據之乃釋輜重將精騎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及於當陽之

長坂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魯肅迎之謂備曰孫討虜敬賢禮士兵精糧

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備用肅計進往鄂縣之樊口曹操進軍江陵

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疏義林雲銘曰案通鑑曹操將東下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

權則奉命於危難指此無疑坊本作先主留亮據荊州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

臨崩寄臣以太事也疏義討賊受命以來夙夜

憂慮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

疏義綱鑑補註云瀘水名又名若水在蜀出旄牛徼外有瘴氣今嵩州有瀘津關三四月經之多死五月渡瀘言其艱也深入不毛疏義綱鑑補註云不毛不生草木之地蓋指南

中都郡而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疏義當獎率進也

三軍北定中原疏義綱鑑補註云關中之地土沃物豐故曰中原林雲銘曰伐

也魏庶竭駑鈍疏義駑鈍謙辭也以馬之不善攘走劍之不銛利比已才之謏劣攘

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疏義長此臣所以安也

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

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

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

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陛下亦宜

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疏義

即白帝城所勅之言也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

涕泣不知所言

後出師表

亮已上前表率大軍伐魏戎陳整齊號令

明肅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舉郡應亮關

中響震魏使將軍張郃拒之亮使參軍馬

謖督諸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敗

績疏義案史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

之綱鑑補註云節節制度法度也莊公十

師徒撓敗若沮岸崩山亮還漢中謂羣下

喪其功績故曰敗績

曰今欲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自

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

事可定賊可死矣於是考微勞甄烈壯義疏

甄別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疏義史厲

兵講武以為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

建興六年冬復欲出兵伐魏疏義案史吳

守周勳遣人誘揚州都督曹休言欲以郡

降休率步騎十萬應勳為陸遜所敗而還

丞相亮聞曹休羣臣多以為疑亮又上表

言于帝如此遂引兵出散關自是後屢出

伐魏拔郡斬將數矣魏將司馬懿憚亮威

名登山掘營不肯戰亮於是息民休士三

年復悉大衆而出進據武功五丈原與懿

對陣於渭水之南亮以前者數出皆糧運

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

基疏義漢宣帝神爵元年趙充國從金城

上屯田奏曰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

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

人分屯要害處浚溝渠人二十畝益積畜

以上臣願罷騎兵留步兵萬二千八百一

十

省大費屯田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

百姓安堵疏義堵牆也言民安如牆不驚動軍無私焉亮

數挑戰至遺以巾幘婦人之服疏義獲反婦人

喪冠也遺之以此者懿終畏不敢出尋亮

病篤乃處分後事從容精整終卒于軍年

五十四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為墳冢

足容棺歛以時服不須餘物云初亮自表

後帝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

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在外任無別調度

疏義前漢書趙充國傳曰調度甚廣調籌度也隨身衣食悉仰於

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

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至是訖如

其言朱子曰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

益精明已得于天資矣然其智慮之所以日

養心之助與為多焉疏義經綸天下之蘊易傳

曰君子以經綸中庸曰經綸天下之大經

朱註云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

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治國猶治絲

故謂治國之道包蓄亮諸事精鍊所至營

壘井竈藩籬障塞疏義塞先代及隔皆應

繩墨嘗推演兵法

疏義推明敷衍也

作八陣

圖

疏義在興元府西縣定軍山下魚腹江

為四正龍虎鳥蛇為四奇然八陣之名及

風后之時已有之非武侯始名之也

其已卒楊儀等整軍而還懿不敢偏案行

其營壘歎曰天下奇才也其治國也撫百

姓示儀軌疏義曲阜制云宣傳辭令開誠

心布公道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

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廖立李平皆有

罪嘗為亮廢及聞亮卒立垂泣曰吾終為

左社矣平亦為之發病死亮子瞻嗣爵

疏義

為衛將軍至鄧艾破蜀

疏義鄧艾魏將也炎興元年秋與鍾會將兵入

寇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為琅瑯王瞻怒斬

艾使遂戰臨陣死

疏義冬十月及鄧艾瞻戰于綿竹而敗績

子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用生何為亦策

馬赴敵軍而死

疏義艾已至成都帝遣使奉璽綬詣艾降皇子北地王

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父子

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

奈何降乎帝不聽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張枋曰漢相

時間關百為

疏義詩經車牽篇問關車之牽今朱傳云問關設牽聲借

以為艱辛左右昭烈父子立國於蜀明討

賊之義不以強弱利害二其心蓋凜凜乎

三代之佐也候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

不偏安又曰臣鞠躬盡力

疏義論語八公門鞠躬如朱註

云鞠躬曲身也前表死而後已至於成敗所云謹慎即此也

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

疏義綱鑑補註云逆睹猶預料

也先見嗟呼誦味斯言則候之心可見矣雖

不幸功業未究中道而殞然其扶皇極

尚書洪範五皇極皇建其有極蔡傳云皇君也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蓋謂君天下

之道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

世與日月同其光明可也夫有天地則有

三綱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之所以

別於庶物者以是故耳若汨於利害之中

而亡夫天理之正則雖有天下不能一朝

居此候所以不敢斯須而忘討賊之義盡

其心力至死不悔者也方天下雲擾之初

候獨高卧昭烈以帝室之胄三顧其廬而

後起從之則夫出處之際固已有大過人者其治國立經陳紀而不為近圖其用兵正義明律而不以詭計凡其所為悉本太公曾無纖毫姑息之意疏義禮記檀弓曰姑息尸子云棄摯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言楊慎丹鉛總錄曰檀弓註姑且也息休也其義殊晦尸子註姑婦女也息小兒也其義始明案尸子之註頗涉新奇然以東涯之該博外無所考亦取楊說以載名類皆物不帖則其說之不可易亦可見矣類皆非後世所可及至讀其將沒自表之辭則知天下物欲舉不足以動之所養者深則

所發者大理固然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

弘毅

疏義論語集註曰弘寬廣也毅強忍也

若候者其所謂

弘且毅者歟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

能移威武不能屈

疏義孟子集註曰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

挫其此之謂大丈夫若候者所謂大丈夫

非耶朱子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疏義

孟子集註曰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是理

也三代以降惟董子嘗言之

疏義董仲舒曰正其義不

謀其利明其功而諸葛武侯言於其君有曰

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程子語其門人有曰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非欲獨善其身以求知於人但天理當然亦曰循之而已矣此三言者所指雖殊要皆行法俟命之意此外則寂寥而無聞矣

先帝深慮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當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

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

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

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疏義林雲銘曰勞

一日之食坊本作并兩日糧為一日食誤案臣

史稱管寧偃息窮巷并日而食則林駁當矣臣

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

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

賊適疲於西疏義林雲銘曰街亭又務於東疏

林雲銘曰曹休為陸遜所敗詳見于前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

險被創疏義指項羽伏弩傷胸也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

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

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疏義繇據曲阿

朗守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

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

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

髣髴疏義若孫吳然困於南陽疏義林雲銘曰征張繇也案史

建安四年十一月曹操與張繇戰於宛宛南陽縣名為流矢所中曹丕典論自序亦曰上南征荆州

至宛張繇降旬日而反兄險於鳥巢疏義林雲銘曰

討表紹也案史建安五年表紹軍陽武曹操分

營堅壁以衆少糧盡欲還許荀彧報曰紹悉衆

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

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彼情見勢竭

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操乃堅壁待之

時紹輜重萬餘在故市烏巢操以輕兵襲破之

盡燔其糧穀紹與八百疏義林雲銘曰征西域也

騎渡江走操追之不及危於祁連

偏於黎陽疏義林雲銘曰攻袁譚也案黎陽屬

逼迫其後事幾敗伯山疏義林雲銘曰遇趙雲

在建安十年疏義林雲銘曰遇趙雲

曹操自臨漢中劉備乃斂衆拒險終不交鋒趙

遂有漢中伯殆死潼關疏義林雲銘曰討馬超也案史建安十六年馬

超韓遂等十部皆反據潼關操留子丕守鄴自

將擊之操將北渡與許褚留南岸斷後超將步

騎萬餘人來操軍矢下如雨褚白然後偽定

操云賊來多乃技上船微褚幾危

一時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

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疏義林雲銘曰案三國志東海

昌霸反操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四越巢湖不

則昌霸乃人名坊本解作地名誤成疏義林雲銘曰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疏義

銘曰李服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疏義案史建

事未詳操攻張魯取漢中令夏侯淵張郃等守先帝每

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暮年耳然喪趙

雲陽群馬玉閭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

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疏義林雲銘曰有

其右者蓋勇將也疑當年營中有此名號坊本

作衝突之將無可前者但下文恐接不去東涯

伊藤氏曰三國時蜀有無當監吳有無難督皆

當代軍伍之名號也則所謂無前蓋亦此類而

其為軍號疏義林雲銘曰南征所得

益無疑也通曰巴有賓人剽勇閬中人范目說高祖募實

人定三秦史本作突漢世謂蜀人為叟後漢書

劉焉傳所謂叟兵是也名也尚書牧誓庸蜀羗髡註云羗在西蜀叟

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

疏義糾本合繩也因轉為收人聚衆之意後漢書公孫瓚傳所謂糾人完聚即此之意也

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

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

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

等而不及蚤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

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

楚疏義指當陽長坂之敗謂之楚者並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而當陽縣在其近傍故也

當此時曹操拍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

吳越疏義昭烈與吳將周瑜魯肅等迎擊西取

巴蜀疏義圍成都劉璋出降其詳見于前舉兵北征夏侯授首疏義

上文夏侯敗亡即是也林雲銘曰坊本作夏侯惇誤此操之失計而漢事

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疏義案史建安二十四年

吳呂蒙襲江陵走關羽羽途為疏義羽歸蹉跌疏義

縣名蹉跌顛躓也不忍在言敗績故云然案史

章武元年帝耻關羽之沒自將伐孫權權遣使

請和不許進軍疏義羽乃以陸遜為大都督以

拒之疏義二年春二月帝進軍猇亭夏六月陸遜進

攻猇亭諸軍敗績帝還永安曹丕稱帝凡事如此難可逆見

明所能逆覩也

靖獻遺言訓蒙疏義卷之二終

靖獻遺言訓蒙疏義卷之三

信濃上田

加藤勤士成甫著

讀史述夷齊章

自註曰余讀史記有所感而述之疏義述傳舊也

晉處士陶潛

潛字淵明

一字元亮○按張續引年譜云在晉名淵明在宋名潛元亮之

字則未嘗易此言得之矣未詳

潯陽柴桑人晉太司馬侃

之曾孫少有高志遠識不能俯仰時俗以

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

疏義官職考略曰凡官名祭酒皆一

位之元長古者賓得主人饌則老不堪束者一人舉酒祭地故以祭酒爲稱

職少日自解歸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疏義禮記

儒行曰環堵之室陳鴻註云環周廻也堵方丈也二句言室廬淺狹屋壁破壞也

短褐穿結疏義褐毛布賤者之服此句言衣服褸裂從而補綴不更造也

簞瓢屢空晏如也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

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

卧瘠餒有日矣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之

結後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

以爲三徑之資疏義絃歌本論語言無爲而治也唐李頎詩曰知爾

絃歌漢水清蓋亦此之意也漢蔣詡舍中竹下開三徑淵明亦慕而倣之故欲得薄

俸以充其費也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之

官不以家累疏義謂妻孥也漢書匈奴傳曰累重則并資產而言之也

自隨送一力疏義力給其子書曰汝且夕

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

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在官八十餘日歲

終會郡遣督郵至縣吏白當束帶見之潛

歎曰吾安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

耶卽日解印綬去作歸去來詞以見志後

以劉裕將移晉祚恥事二姓遂不復仕所

作詩辭類多悼國傷時感諷之語云裕已

篡位國號宋文帝時特徵不至卒謚靖節

徵士裕篡國後潛所著文詞不用年號皆以甲子紀年焉韓子蒼曰或謂淵明

所題甲子不必皆義熙後此亦豈足論淵明哉按義熙安帝年號其末年裕弑帝尋

又廢恭帝奪位遂弑之疏義綱鑑補後漢章帝紀註云有詔召之者曰徵郡國舉權

者曰辟尋到原頭曰漢昭帝徵有行義者韓福等至長安書徵士始于此案徵士謂

處士之嘗見徵而不至者識者謂陶潛讀非槩稱處士曰徵士也

史述蓋有感而作至今猶見其人云

二子讓國相得疏義猶云海隅天人革命絕景

疏義景影古通用絕景猶晦迹窮居采薇高歌慨想黃虞史記

齊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

兮我安適歸之矣于差也今命之衰矣疏義適歸適丁歷交意之乃差也

辭怨而氣弱絕與孔孟貞風凌俗爰感懦夫所言夷齊氣象不同

歸去來辭曰歸去來兮疏義林雲銘曰就

就南村言謂之歸來篇中從思歸以至田到家步步叙明故令言之曰歸去來

園將蕪胡不歸旣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

疏義惆悵悲愁也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

之可追實迷塗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

遙遙

疏義坊本作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

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問征夫

疏義上二句說舟行

下二句說陸行林雲銘曰陸行多岐與舟行不同故問前路晨光熹微言早甚也見

之明故歸之決歸之決故行之早乃瞻衡

宇載欣載奔疏義衡宇謂所居衡門屋宇此歸途中望見其家而欲速

也童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

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盼

庭柯以怡顏倚南牕以寄傲疏義倚凭也寄託也傲慢

也謂傲晚塵俗潛與其子儼等書曰五六

月中北牕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

上人所謂審容膝之易安疏義汝南記曰寄傲也

不過容膝蓋亦此之意也言非舊日不知

容膝之易安今經居官舍知之加審也

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疏義

困學紀聞云扶老藤名古鳥考異云老人

所持杖曰扶老合而考之蓋藤之可以為

杖者以流憩也流憩謂隨處而止息也

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疏義岫似

也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

而盤桓疏義林雲銘曰天色漸昏自遠而

去也案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

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疏義林雲銘曰此言所以

息交絕游之故也駕言借用詩經駕言出遊句以不合時宜之人向人強顏何益案

毛傳云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言我也

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乎西疇疏義說文云疇耕治

之田或命巾車疏義周禮註云巾車役車也或掉孤舟

既窈窕疏義深長貌以尋壑亦崎嶇疏義山路不平也

而經丘木欣欣疏義生意貌以向榮泉涓涓疏義

泉流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

休已矣乎寓形宇內疏義上下四方曰宇宇內猶云覆載之間

能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疏義林雲銘曰去留即死

也胡為遑遑疏義猶栖栖欲何之富貴非吾願

帝鄉不可期疏義林雲銘曰帝鄉二字出莊子謂上帝所居即仙宮也

俗解帝鄉作京都與懷良辰以孤往或植

杖而耘耔疏義耘與耔同艾除草也登東皋

瑞疏義五車韻也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

化疏義案萬物生息皆造化之所為也以衆之謂與之共屈伸而無所違逆也

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朱子曰張子房五世相韓韓亡不愛萬金

之產身死不葬為韓報讎雖博浪之謀不

遂橫陽之命不延

疏義案史秦二世二年張良說項梁立韓諸公

子橫陽君成為韓王漢高祖元年然卒藉項羽以張良從漢王廢成而殺之

漢滅秦誅項以摠其憤

疏義摠舒也

然後棄人

間事導引辟穀

疏義莊子刻意篇註云導氣令其和引體令其柔案

導引謂按摩之法如熊顧鳥伸也辟與避通

託意寓言將與古

之形解銷化者

疏義形解即屍解也蓋泛指古仙人如葛稚川之流

相期於八紘九垓之外

疏義猶云天地之外淮南子曰九州

之外乃有八紘八紘之外乃有八紘爾雅曰九天之際曰九垓九天之外曰九垓

使千載之下聞其風者想象歎息不知其

心曾面目為如何人其志可謂壯哉陶元

亮自以晉世宰輔子孫恥復屈身後代自

劉裕篡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

不少槩見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

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為莫能及也蓋古之

君子其於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大法

之所在惓惓

疏義漢書劉向傳曰忠臣雖在側臥猶不忘君惓惓之義

也字典曰如此是以大者既立而後節槩

之高

疏義前漢郭解傳曰感意氣而立節槩節槩操人也

語言之妙

乃有

可得而言者如其不然則紀逡唐林

之節

非不苦漢自成帝時清名之士瑯琊有紀逡沛郡有唐林後皆仕

王莽

歷位王維儲光羲之詩非不脩然

康桑

楚篇曰能脩然乎脩先清遠也唐開彫反音蕭郭註云無停迹也

王維

擢左拾遺給事中祿山陷京師維為所擒吞炭佯瘖祿山愛其才供舊職拘於

普寧

寺儲光羲天寶末為監察御史然一亦任祿山偽官賊平並左遷貶死

失身

於新莽祿山之朝則其平生之所辛

勤而

僅得以傳世者適足為後人嗤笑之

資耳

韓愈

伯夷頌曰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

已不

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

自知

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

矣至

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

天下

一人而已矣至若舉世非之力行而

不惑

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

者窮

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

不足

為明幸乎

疏義

山泰山不足為高巍危峻貌

乎天地不足爲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
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人也
率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
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
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者
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
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今世
之所謂士者下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
下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聖人
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
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
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
於後世矣

朱子又記漳州高登祠曰孟子曰聖人百
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
風者頑天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
者鄙夫寬薄夫敦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
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夫孟子之於二子其

論之詳矣雖或以爲聖之清或以爲聖之
和然又嘗病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不同
於孔子而不願學也及其一旦慨然發爲
此論乃以百世之師歸之而孔子反不與
焉何哉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
沒身鑽仰而不足二子志潔行高而迹著
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也然則二子
之切誠不爲小而孟子之意其亦可知也
已臨漳有東溪先生高公者名登字彥先

靖康間遊大學與陳公少陽伏闕

疏義案禁門謂

之闕周禮註疏曰闕去也仰視治象闕去
疑事崔豹古今註云人臣至此則思其所
闕闕字宜拜疏疏義疏者布也徐師曾曰
兼此二義拜疏奏疏者群臣論諫之總名
也以誅六賊留種李爲請等蠹君誤國而

用事者多受其薦引莫肯爲上明言之太
學生陳東字少陽率諸生上書曰今日之
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
結怨於西北朱勔聚怨於東南王黼童貫
又從而結怨於二虜創開邊隙使天下
危如絲髮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朝
傳首四方以謝天下及金人侵宋圍汴京
欽宗以李綱爲留守綱親督戰力禦之金
人乃來議和李邦彥等力勸從金議綱極
諫不用金幣割地等事一依金人言時種

師道帥師入援請扼金人而殲諸河又不從及姚平仲劫金塞金令使來責用兵違誓之故邦彥言用兵李綱姚平仲非朝廷人意因罷綱以謝金人於是東等又與千餘人上書言李綱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陛下拔綱中外相慶而邦彥等疾如仇讐因緣沮敗綱罷命一傳兵民騷動至於流涕咸謂不日為虜擒矣罷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也乞復用綱而斥邦彥等且以圖外付種師道宗社存亡在此舉不可不謹書奏軍民不期而集者數萬人樹壞登聞鼓喧呼動地欽宗乃又以綱為京城防禦使以東為士學錄東力辭以歸疏義祭京壞亂於前案史京懷姦植黨紛更法制貶斥群賢務以侈靡眩惑人主崇寧間觀帑庾盈溢遂倡為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帝嘗大宴出玉盞玉卮示輔臣曰欲用

此恐人以為太華京曰陛下享天下之奉區區玉器何足計哉帝悅其言京之蠹君誤國大率如此梁師成陰賊於內案史師成專務應奉以此蠱上心勢焰熏灼竊威福於中王黼以父事之稱為恩府先生蔡京父子亦諂附焉都人目為隱相所領職局至數十百階至開府儀同三司李彥結怨於西北案史政和六年彥案民契券而以樂尺打量其贏則拘入官而創立租課謂之公田錢河北京東西三路民不聊生怨讟大興朱勔聚怨於東北案史崇寧四年冬十二月以勔領花石綱運舟相繼於一是搜巖剔數幽隱不置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使護視之微不謹即被以太不恭罪及發行必撤屋扶墻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異共指為不祥惟恐焚夷之不逮至截諸道糧餉綱旁羅商船揭所貢暴其上篙

工挖師倚勢貪橫凌轅州縣道路以目王
黼童貫又從而結怨於二虜二虜指遼金
案史政和初內侍童貫自請奉使覘遼國
有燕人馬植者來謁見陳滅燕之策貫載
與俱歸更姓名趙良嗣復燕之議遂起重
和初用蔡京童貫議遣武義大夫馬政浮
海使金約夾攻遼是歲王黼為相力贊其
策宣和四年春三月詔童貫蔡攸等勒兵
巡邊以應金夏五月童貫進兵擊遼敗績
詔班師冬十二月金克遼燕京遼張穀守
平州金人加穀臨海軍節度仍知平州五
年夏六月穀以平州南附王黼勸帝納之
詔建平州為泰寧軍以穀為節度使金人
以納叛來責遂用此與師矣聞外間義與
關同俗言門限也史記馮唐傳曰古王者
之遣將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
以外將軍制之故謂將帥之任為閫外也
○高宗即位東自丹陽召至會綱又為黃

潛善汪伯彥所嫉罷東又上書乞留綱而
罷潛善伯彥不報時撫州布衣歐陽澈亦
徒步詣行在伏闕上書極詆用事大臣高
宗遂用潛善言令殺東及澈府尹遣吏召
東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
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于吾
親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
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
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
遂與澈同斬于市東初未識綱特以國家
故為之死識與不識皆為流涕疏義行在
蔡邕獨斷曰天子所在曰行在所梁琛曰
天子以四海為家故用事者欲兵之不為
動也紹興初召至政事堂疏義却埽編曰
於中書門下然宰相治事之地別又與宰
弼曰政事堂案宋亦襲用其制

相秦檜論不合去爲靜江府古縣令有異政帥守希檜意据其過以屬吏會帥亦以讒死獄中乃得釋被檄試進士潮州使諸生論直言不聞之可畏策聞浙水沴

疏義漢書

五行志曰氣相傷謂之沴註服虔曰沴害也如淳曰沴拂戾之戾義亦同之所

繇而遂投檄以歸檜聞大怒奪官徙容州

公學博行高議論慷慨

疏義慷慨與忼同慷慨者壯士不得志

也內自高亢憤激也又竭誠貌口講指畫終日滾滾

疏義水流

貌言辨論不窮如水流然晉書王戎傳曰裴頠論前言徃行衮衮可聽蓋衮滾相通

也無非忠臣孝子之言捨生取義之意聞

者凜然魄動神竦

疏義竦亦動也

其在古縣學者

已爭歸之至是其徒又益盛屬疾自作埋

銘召所與遊及諸生訣別正坐拱手奮髯

張目而逝嗚呼是亦可謂一世之人豪矣

雖其所學所行未盡合於孔子然其志行

之卓然亦足以爲賢者之清而使百世之

下聞其風者有廉頑立懦之操則其有功

於世教豈可與夫隱忍回互

疏義回避也互差也言畏

避_言不_也直_言以濟其私而自託_言於孔子之中行者同_言日而語_言哉

靖獻遺言訓蒙疏義卷之三終

